牧民心書 第十

簽丁 應變
練卒
修兵
勸武

卷廿八
卷廿九
卷三十

共十六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八

洌水 丁 鏞編

兵典六條 簽丁 練卒 修兵 勸武 應變 禦寇

簽丁 兵典第一條

簽丁收布之法始於梁淵至于今日流波浩漫為生民切骨之病此法不改而民盡劉矣

良役源委詳見賦役考今不疊述○國初有戶布而無軍布太宗十年下教見國朝寶鑑中宗朝大司憲梁淵奉行軍籍收布之法梁淵即擊去金安老者然軍籍收布之法名曰貢布不名番布故栗谷上疏請改軍籍曰欲減軍卒進貢之役移於田結斯可驗也此

時惟有騎兵正兵騎兵正兵本用光陵陣法非戚氏之法故今其軍案猶稱旅帥隊正無部司旗哨之名斯可知也壬辰倭寇之後五衛罷而五營設一曰訓鍊都監（宣祖戊戌始設之）二曰御營（仁祖甲子始置御營使孝宗壬辰始設營）三曰禁衛營（肅宗壬辰减訓鍊軍摠以設之）四曰守禦廳（仁祖丙寅設）五曰摠戎廳（仁祖甲子設）此所謂五軍門也守禦摠戎兩營其發軍不出京畿惟訓禦三營其發軍收布遍及諸路正軍爲戶戶各有保或二或三以收米布使爲資裝（納米則十二斗納布則二疋納錢則四兩）自南漢兵退之後四郊無壘則正軍停番旣停其番亦無資裝乃收裝布以輸京營其停番者亦收身布輸之京營或雇軍於京坊以立其代或補

用於本營以塞其費至 英宗九年(癸丑)始議通變右議政金主口錢之議靈城君朴文秀主罷鎮堡之議吏曹判書宋寅明請減大同而增結錢至二十六年始行均役之法方其議之也或主户或主結布(以田結收布)或主口錢或主遊布(非文非武遊衣遊食者收布)畢竟蒐隱結收魚塩設遊布(選武軍官而遊布之意)歛結錢以設均役之廳乃減軍布之半二疋為一疋四兩者為二兩而十二斗者為六斗於是乎民力少紓矣〇一疋之減民力宜若少紓而發軍之額歲月衍良軍良收布在肅廟初年不過三十萬名至 英宗均役之時已為五十萬良役實總(均役時所選書名)所載分排之數大邑或至數萬小縣猶過一千而京

納之外巡營兵營之軍本邑除番之軍諸庫諸廳私募之軍學官書院保寧浦户保寧烟軍保寧營匠保邑匠保四邑保三色保竹保蔘保絲保奇奇怪怪千頭萬緒以至今日若自朝廷遣剛明御史查括公私雜色之軍無一隱漏則通計諸略必其數恰過數百萬矣五十萬人人納錢四兩則其錢二百萬兩也二百萬人人納錢二兩則其錢四百萬兩也寧考有半減之恵而州縣歛增倍之賦其可曰國有法乎程子曰天下之物原有此數不在於此則必在於彼今民力耶出比均役之初將為四倍民安得不困力安得不匱乎若以寧考之志臨見此日其惻怛哀痛之詔必有倍於當日矣○

大抵軍布之名名已不正自黃帝習用干戈以來聞有養兵未聞其收布也唐虞三代之制選民為兵授之以田所謂井田無一非軍田其養兵如是也漢魏以來授之屯田以養兵其或無法者寧竭天下之財以養兵未聞其收布也居者出財兵者出命古之道也將責出命先責出財有是理乎今殘村下户嬰孩落地呱聲一發紅帖已到陰陽之理天之所賦不能無交交則有生生則必蕃使域中之為父母者感天地生生之理家嗷而户吸國之無法一何至此甚則指腹而造名換女而為男又其甚者狗兒之名或載軍案非是人名所指者真狗也杵臼之名或出官帖非是人名所指者真杵也

法曰四父子軍役許免其一然今之民情苟有身體雖八父子軍役不敢以悪也法曰黃口充丁守令論罪然今之民情苟有身體雖三日內充丁不敢以悪也法曰白骨徵布守令論罪然今之民情咸以白骨徵布爲至願大樂何也父死子代物故債付標債查正債都案債細布既同而別歛如此其不以白骨徵布爲便乎此法不改民必盡劉悟乎 寧考之時聖主之至誠惻怛如彼而在下之臣不能對揚畢竟所成僅止於零零瑣苟且牽補之均役廳而已豈不恨瑣哉 暗行御史到積城村舍詩曰臨溪破屋如磁盎北風捲茅榱齾齾舊灰和雪竈口冷壞壁透星篩眼豁室中所有太蕭條變

賣不抵錢七八尨尾三條山粟類鷄心一串番椒辣破罽布
糊敝穿漏皮袈索縛防墜脫銅匙舊遭里正攘鐵鍋新被隣
豪奪青棉弊衾只一領夫頌有别論非違兒稚穿襦露肩肘
生來不識袴與襪大兒五歲騎兵簽小兒三歲軍官括兩兒
歲貢錢五百願渠速死况衣褐狗生三子兒共宿豹席夜夜
箠邊喝郎去山樵婦傭舂白晝掩扉氣慘怛晝閼身倉夜還
炊夏每一裘冬必褐野薺苗侵待地融村芻糟出須酒醱餉
米前春食五斗此事今年定未活只怕邏卒到門扉不愁縣
閣受笞撻嗚呼此屋滿天地　九重如海那盡察直指使者
漢時官吏二千石專黜罰弊源亂本棼未正龔黃復起難自

拔遠摹鄭俠流民圖聊寫新詩歸紫闥○此乾隆甲寅余所
作也
哀絶陽詩曰蘆田少婦哭聲長哭向縣門呼穹蒼夫征不復
尚可有自古未聞男絶陽舅喪已縞兒未澡三代名簽在軍
保薄言徃愬府守閽里正咆哮牛去早磨刀入房血滿席自
自恨生兒遭窘厄蚕室淫刑豈有辜閩囝去勢良亦慽生生
之理天所予乾道成男坤道女騸馬豶豕猶云悲況乃生民
思繼房豪家終歲奏管絃粒米寸帛無所損均吾赤子何厚
薄客牕重誦鳲鳩篇△此嘉慶癸亥秋余在康津作也時蘆
田民有兒生三日入於軍保里正奪牛民拔刀自割其陽莖

曰我以此物之故受此困厄其妻持其兒詣官門血猶淋漓且哭且訴閽者拒之余聞而作此詩の爲民牧者不恤民情但循俗例時有旱毒之民作如此變不幸甚矣可不懼哉隊伍名也米布實也實之旣収名又奚詰名之將詰民受其毒故善修軍者不修善簽丁者不簽查虛覈故補闕責代者吏之利也良牧不爲也

白骨徵布有　朝禁虛錄軍丁有　朝禁每當秋夏之交京營將臣飛関于諸路巡營兵營飛関于諸邑申飭逃老故塡代逃老除物故也辭意至嚴牧不曉事瞠然以懼因又自念軍額至重不宜有闕遂以軍政修三字揭之爲已任以問卿丞

座也首鄕丞早受吏約進曰本縣軍政積久不修隊伍多闕户保不具指徵無處隣族覺害反此明政大行釐正明數世之仁也以問首吏所對如一於是牧慨然自以修理為心而千村萬落已咒哭啾啾矣　七月之初愚牧傳令于諸鄕令納逃老成册拈致鄕甲任御而嚴嚴面諭曰如有一夫見漏汝等死於棍頭鄕甲早受吏約恭領旬旨對曰上命如此敢不極力探括○於是李同金同曰逃曰故三四十名載之成册以報縣官於是擾天風浪起矣　大抵賦歛之法以户以口均敷而公歛之禹貢九等之賦周官九職之賦以至漢魏唐宋凡其賦税之法莫不皆然輕徭則萬民均惠輕斂則萬民分

害雖治亂不同而制治如是偏執一夫編于軍籍以責數百之錢偏執一家編于軍籍以責數千之錢古今天下無此法也戶布口錢朝廷擬之不行於是下民自設便宜之法以應軍役而無戶布口錢之名而其實不同其一曰軍布契其二曰役根田二法行而民少安又何苦擾之亂之毀此至美之良法而困斯民於塗炭之中哉

軍布契者一里百家毋論上族下族均出錢一兩兩子母胜殖歲取其羨以納軍米軍布者也此契既設其軍籍所載張三李四皆塡虛名作爲虛錄或已死之人猶存其名或本無之人虛作其名始入之日其年十五借十五歲童子官庭納

疤至年

至年六十一乃以老除又作虛名四十六年無事應役本里軍
額二十則二十名皆虛錄三十則三十名皆是虛錄此西路
之契洛也○南方雖有此契不能大備其里中猶有三四五
六以實身實名應此軍役又或一村二村原無此契四五父
子自納米布又其契名或稱大同或補役○今觀察使節度
使曉事知洛之人得聞此事大驚深懼唏然大息曰是何言
也御營之軍有戶有保元軍額之戶脫有冠難按籍點兵以戶赴
戰以勤 王室戶之有缺以保陞戶此國家之兵制也虛錄
設契以納米布是何言也有賢牧應之曰東民為軍以衛王

室本有制度周人經六遂之田以養其六遂之軍漢魏置三輔之田以養三輔之兵六遂者王城之近郊也三輔者漢京之畿内也未聞周人徵揚州之兵以衛鎬京漢人徵臨淄之兵以衛長安况有冠而赴戰者使之損生而就死也語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故古之聖人將責其死先養以田生於田故死於田也民不敢逃之令也先奪其財使不能生又欲責死於它日民其肯死乎御營使飛閑下邑天鵝聲吹達五更必無一人至者以户赴戰以保陛户安能如子之所欲乎設筌為得魚也設蹄為得兔也設軍籍為得布也既得魚兔則筌蹄雖忘之可也既得米布則軍籍雖忘之可也下民恭

順自設良法以事其上為民牧者又何忍擾之亂之使於恒
納米布之外又責憤鬻釜賣妾鬻子以肥奸吏以肥奸亞以
肥鄉甲以肥郵卒而主人號呼顛連憤懣焦燥如魚在沙如蚓
在灰而後快於心哉此契之始設也朝官之户出一疋鄉官
之户出一疋官軍校生之户一疋私奴下隷之户出一疋此
户布之規也口錢之式也户布口錢者朝廷之所欲行而畏
民怨不敢發者也朝廷之欲行而不能者下民先自行之此
朝廷之所宜幸如之何其禁之也今欲行户布口錢不必別
降詔令惟軍布之契是獎是勸缺者補之破者合之重者輕
之輕者重之則不數年而户布成矣去軍籍而收米布則在

國無損在民有益何也軍籍是顧哉
役根田者軍保之田也御營保李同將從遠邑其里人執之
曰子之既從役則留矣役之留里之害也布將誰納子其念
之遂以其田留屬里中歲取其禾以納其布斯之謂役根也
禁衛保金同闔家沒死里人執其田產屬之里中以納其禾
斯之謂役根也○經國大典曰有軍役者死亡移徙則給遞
立者見戸典此法之行今數百年一遞再遞遂成公田則貧不
敢鬻於人死不敢傳於子一根既固二根又生一爲根田遂
無移動以至今日其復有無田之役哉凡軍役外似白徵實
皆有田恃里甲牢諱官無由詳知耳余久在民間得知其情

如此之役官聽吏言嚴查酷探知其爲虛錄軍案所載是虛名於是督令本里立一真身於軍吏密探或有置田數畧留養贍一、口者咸逮縛牽亦以私帖嚇以充丁有役無役有兒無兒因有不侵被生之饒者士族之孱者號曰冒錄謂户籍冒稱幼學恐之喝之小民之本賤者本旣賤矣悲而不恥冒錄之自好者本旣潔矣羞而欲死執之不播財無可惜於是鬻田賣犢以獻軍吏獻者稍安不獻者益困錡釜以出杼柚以空漸次稍安亦得無事雖其似饒而實貧者吏以虛名督之榨而歷之實無所出則吏曰噫噫此民頑哉遂以其名告于縣官縣官欣然如得奇貨即出朱帖星火捉來氓旣入庭解其橐係探出

尺文（吏受民賦皆有尺文）獻于縣官曰本以禁促新納保米尺文如此一身兩役不亦究乎吏伏總外見其尺文經自喻之曰尺文之名原是李同今出之名乃是李得一是汝兄一是汝身何云疊役（吏以疊役侵民者必小段其名）哦曰小人本是獨身無他兄弟吏曰詐哉汝之有兄一邑皆知何以諱之妓坐屏間低叡私語曰彼之兄弟乾我母壚一時喫酒今日獨身（妓與吏相約）官方持疑得聞此言認爲忠告拓窓嚴叱曰汝之有兄官耶明知督令捧疤（簽軍之疤記）哦曰下民雖若禽獸有而曰無以諱兄弟曾所不學終不署名官曰頑哉惟杖無將（大杖之下云無壯士）乃命棍之曰軍務用棍法耶許也汝其猛打使告其兄以告爲度安得不

告棍之至三氓遞魂飛叫曰真告我實有兄官乃欲然樂得
其實愛顧其妓妓亦微笑乃解其縛從令署名官於此日乃
悟民訴非枉不服令乃大覺○又一帥氓拖一孩兒庭而訴
之曰阿只之名今出朱帖（東俗孩兒曰阿只）我家阿只惟此一兒生
纔數月遂武軍官已受差帖除番之布已納二等（一年曰一等）一
身兩役不亦冤乎吏告縣官曰選武歇役也保米重役也今
以彼兒移定保米遂武之代充之不難官曰善哉遂亦捧危
自此以後遂爲疊役唐瘡可離疊役難脫終身之苦起於是
日○或一里之民皆納賂而面免乃自里中又作虛名以代
虛名則其物故債付積債查正債都案債麼勘債反令年身

布弃自里辦遞賣役根之田以防此費自此以後真為虛録

年年納布攤徵民戶○由是觀之所謂軍收修之可守不修

可守所謂簽丁簽之可守不簽可守軍布契者戶斂之良布

也役根田者富田之勁軍也靜而存之百年無事一撼其根

千家騷擾破家蕩產者比屋連墻疊役攢攢者左啼右哭役

根之田因亦已減而虛録仍為虛録而已知事者為是乎○

吏之為物無事則無食有事則有食官之善事吏之利也一

根之撤侵及百家十根之撤利當如何　縣官欲修軍收民

情如遺冠難謦謦啜泣厥聲哀痛而問之鄉丞丞曰善哉問

之首吏吏曰善哉里有虛録里之害也塡以實軍其弊乃去

官信此言未有不以虛爲焉也

然則奈何七月之初逃老故戶冊將下傳令召諸鄉甲風憲尊位等

諭之曰傳令雖如此物故逃亡不必有也無契無田無子無侄年年攤徵爲鄉里苦毒者略報一二其有憑據本冊無慮者無得報來汝與吏表裏朋奸撤起衆根圖得橫財官所知也實爲民害者報官填代誰曰不可以虛爲病者守法拘文反爲民毒汝知此意毋敢撤動惟老除之軍逃實報來。老除者子婿弟侄以填其代其本屋錄者又作虛名以填其代皆無弊之良法不可禁也

或曰凶年之餘民戶散亡軍額多闕徵 隣徵族厥弊難言猶

以不修不發爲淤乎答曰屢豐之餘百百安樂尚可發也凶
年之餘百姓困苦不可發也民之利害不難知也出錢多則
害於民出錢少則利於民如斯而已假如南平縣軍額三千
大約民出錢六十六百兩可以應役一夫所納以錢則二兩三錢米布有貴有賤今
以錢論之若不修不發雖徵隣徵族所納止此若修而發之則賂
遺軍吏色歲抄賂遺鄕丞座首也賂遺鄕甲風憲尊伙等賂遺邸卒
面主人冒錄之免訊見上橫侵之免畐民也疊役之免有役者亦有役移定
之免歌役移見於重役物故債付標債查正債磨勘債乢錢貸之出
於民而入於邑者將至六萬兩以上豈特六千而止哉公賦
不增民財徒竭不可爲也

鄭瑄曰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蘗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慂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賂一身叢謗上人○案凡官府有事者吏之利也他事皆然惟兵簽爲尤甚也

曹兵使學臣勤慎執法質朴無僞爲鳳山郡守大修軍籍期無一箇虛錄土豪鄉族咸括無赦闔境朋怨遂遭貶黜後官至悉毀之民頌大作軍吏於此自食其賦食於括者千萬食於毀者千萬而虛錄依然爲虛錄矣雖龔黃爲之無以免此牧何苦爲是哉

其有一二不得不簽補者宜執饒戶使補役田以庄實軍

逃故之代無契無田者不可不塡牧召鄉甲至前語之曰砲保李同之代汝其告之鄉甲告一貧氓牧執砧基表知其孤丐部之再告三告皆部之乃告饒户張某某一室四丁都無一簽於是執而告之曰砲保李同之代汝其為之氓滂泣稱冤牧曰均吾　君之民也如冨户一毫不侵惟執流民丐兒責出米布官取不忍汝其署氓滂泣稱冤（此校生軍官之類）牧曰今此砲保緣無役根之田有此騷擾汝若以良田一區納于里中（大納田價直三十兩乃可也）使為役田可以雇立校汝何如氓叩首稱謝（氓若不肯遂當簽之）乃下帖于本里曰本里民張某倜里社之裏殘惧隣比之破散特納田三斗落以作砲保之田仍本里收管

另差一夫使之佃斯田而應斯役以及永久者○蓋一八軍
保則目前所納殆至十兩日後圖免必費百兩而著恥之價
又直千兩故使納良田一區未有不樂從者也○凡為政之
道宜以久遠為計今日偽簽明日逸伏者徒肥軍吏徼利也
以田簽代則雖至百年此役無弊且考周官之法凡軍伍必
以配田聖人之制其敢不暗遵之乎○若大修尺籍使諸里
軍額秩然大均乃查軍契乃查役田無契無田者須用此法
又或穿渠築堰以作役田使之輪賦則萬世無弊其澤遠矣
近例守令執饒戶勸収錢五六十兩名之曰願納錢或修公
廨或修軍器其惡雖與猶勝於冒錄簽丁盡以願納但損財

物冒錄魚衣身名其所悲益深也大抵良役也者民無蔭庇
人皆可爲也特以饒戶豪民有權有力能怨能詛故守令畏
之不欲犯手乃執流離丐乞疲癃殘疾無告之窮民或四文
子同爲一案或三四役疊擔一身寃若哀慘感傷和氣曷若
徵錢於饒戶以置役田乎貧者何罪旣冒賤名又出財貨富
者何福旣逃賤名又作損財乎若置役田則貧者身冒賤名
富者家出些財兩者并力以納公賦其義均矣雖以官斂言
之剝割貧民使不得保命仁人之所不忍也推壓良民使不
得發身亦仁人所不爲也一置役田則應役者不害於保命
之納財者不害於發身兩利俱便莫此若也尺籍旣修必可

行也軍田者公田也公田日增太阿之柄漸可收攬斯又久遠之深計也

藴碩知江寧縣每因訟訴旁問下産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不實告者公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言耶民驚以為神明○此末務也吾東今日無用為此

軍役一根簽至丘尺咸收米布以歸吏槖斯不可不察也

世之論軍役者但知闕額難充不知疊額難發良可嘆也假如砲保李得春身死有年又無子孫年年身布徵於寡婦既一徵矣得春之侄居在他鄉（他面也）告官發牌徵其身布官既不恥不知疊收又一徵矣得春之代久已簽補彰八之民或

稱宗班後裔或稱功臣後裔妄訴縣官縣官許免題之曰頃給付之軍吏軍吏據此又令鄕甲簽補其代影入之民或以疊役陳訴或以兒弱稱究官又許免付之軍吏軍吏據此又令鄕甲簽補其代影入之或以校生圖脫或以冒錄相持其事未沒簽補者至三至四而其實無一人付簽籤而載軍案者枚斯之際徵布閱到則軍吏懷奸乃枚五處並發朱帖寡婦不詐而納之其侄來訴官以問吏吏曰此役姑未代定今年之布其侄應納無他術也官曰誠然題曰今年之布汝其納之影入者來訴官以問吏吏曰渠雖以功臣而稱頉旣未代定今年之布此民應納無他術也官曰誠然今年之布汝其

納之第四第五以次來訴吏告官判如印一板而單役一根
徵布至五六此之謂也　徵布之閑例自京營關田兵營閑
文曰今九月當禁衛保三百三十六名錢布參半該納錢三
百三十六兩布一百六十八疋星火來納牧既見閑文應知
今月所徵禁保之賦本不過三百三十六名當其出牌之日
考其總數若過本額使知此中攙入奸偽摘發不難其奈夜
困雲雨晝困淸濁一應牌帖署尾惟謹將何以覈其實哉雖
然官若不察吏又偽造朱帖私遣郎卒民有來訴自外防之
不可以盡察也凡徵布之帖宜刻板如賑饑之帖截板于闕
帖之盒庶有補也○徵布帖式曰某鄉某里禁徵保金得秋

九月當取納棉布二十尺白米十六斗令十五日內及期未
納者準此年月日行縣令花押座首令署名○疊額之奸絕
無知者近一郡守到郡方徵保米吏告曰闕額殆近數百皆
指徵無處欲徵保米先充闕額官曰闕額從當塡代其有本
身者宜先出牌吏持牌來官默自考數其數已滿乃報軍吏
伏子庭嚴叱首吏首校往取軍吏文書之簿一紙半札無敢
抽發既取簿至又查其私帖所出共得七百餘名既充闕額
之數猶有四百餘名察其冤者並行汰汰取其宜者遂簽其
闕軍籍一新而凡無知者乃白汰者授以立案乃白簽者諭
以應役頌聲達於四境○有一鄉丞數十年在官遂成老奸

每單簽有許令鄉廳查稟丞得此題而索賂三貫（三十兩）俄贈
之如數丞謂厥俄今日之朝我告汝事既除名矣汝今太平
無復後慮歸臥汝家若見軍吏必又索錢直出可矣我將善
後枚是丞自備米布以納公賦俄歸厥家誇其妻子催者不
来収者無言欣然自度心謝丞德既及五年徵布之帖忽見
復出俄乃太驚入問軍吏吏曰虗哉何汝之謊爰自甲子至
丁卯汝名在案手汝納布改案之債亦汝納之何云除役已
及五年疑鬼疑神莫知其事往問旧丞丞曰異哉除之名猶
在軍案既免之身猶納身布吏奸如此其誰知之俄欲查驗
五年間軍吏四遍而邸卒四遍鄉甲四遍津梁既絶無處可

間自此以後遂蒙軍叅年年納布此盖奸丞受錢三貫自倉
二貫留其一貫四年應役既納米布又納改案之債茲所以
四年無事也凡丞每年納布多至十疋盖受錢三百餘兩倉
三之二留三之一以爲是也丞者客旅之無權者也然猶如
此則軍吏有權者其罔民作奸奚至是哉

軍案軍簿並置政堂嚴其鎖鑰無納吏手
十式年軍都案上營磨勘之案本邑留上之案及草都案尺
籍及式年以來收布之簿收米之簿（即所謂上成冊）捧並宜收輯納
于一櫃嚴其鎖鑰每有訟辯出而査之每有奸慝出而査之
〇凡軍案每式年修改而式之內有闕塡代則本名之上付

以黃籤打以墨印（象印小畧居）數閱數代則三年之內黃籤或至

三四重軍吏弄奸都在黃籤或有𫖯民與奸吏朋奸旣除其

各思減其跡抽去黃籤偕擄旣斷查覈無路信默察黃籤之

左右猶有墨印之跡半去而半留（半者黃籤者其墨印之半原業者其籤墨猶存）印

知中間抽去一籤其查覈不難也雖或刀擦其痕不滅亦可

諱也

戚惠旣洽吏畏民懷尺籍乃修也

尺籍者通執本縣之戶總通執本之軍總平均配搭者也假

如淳昌郡戶總六十三百軍總亦六千三百則一戶一軍搭

定其數又如南平縣戶總五十三百軍總二千七百則二戶

一軍先定其率枚是諸鄉諸吏視戶之多小以二戶一軍播定其數作為小籍分給諸里此之謂大籍也然且軍役有重有輕有良有賤砲手保軍餉保御營保禁禁衛保凡納米布而有雜徵者（物故債付債查正債標設案）為重役樂工保官匠保選武軍官等歲納錢二兩零雜費亦少者為歇役騎兵步兵京砲手御營軍禁衛軍之等謂之良役（亦重役）束伍軍別隊軍水軍牙兵之等謂之賤役（別隊水軍本亦良役今皆賤之）其輕重良賤亦必平均分播乃中理也◎本邑私定之役又有除番軍官諸庫諸廳之募入校生院生校保院保京主人保營主人保形形色色邑各不同若非朝廷嚴詔不可自我革罷亦當平均分播至

若官奴通引使令等奉足之等之時有時無任渠所為若載之尺籍遂作不刊之典不可載也

將修尺籍先取十式年軍都案每枚隊伍姓名之下而乃考其居住枚是分之以鄉里抄出類聚各為一冊（軍案以隊伍為序次尺籍以鄉里為區別）其中有居住錯雜者或以本根為主或以時居為主或以多寡為主（義見下）其推移闊狹微權在我不可定也假如砲保手李同甲子式居東山里丁卯式居東山里其後身死其代金同庚午式居南川里其後三式年皆住南川其後二式年代者崔同還住東山其後二式年代者安同還住南川若是者必兩里相訟今當尺籍修正之日其求屬何里在我

徵權○將修尺籍先起草本東山里本總二十戶其率一戶
一軍則重役六根輕役六根良役四根賤役四根以克配搭
之數枚是又以邑軍官私募入之等南方無邑軍目私募屬等名播入幾
名南川里亦如之西山里北川里亦如之○枚是以十式年
軍案抄出者比照查驗則某里重役宜七而止三某里輕役
宜四而至大某里良役宜八而止二某里賤役宜三而至七
其不均不平枚是乎昭著也○枚是其推移濶狹乃因徵權
乃執砧基表以察諸里虛實者 東山里戶總雖止二十本
皆圖實在耶裁折則雖重役多枚本率因以定之不必減也
南川里戶總雖亦二十本皆敗残在耶扶護則雖其重役不

及本率因以定之不必增也若當實之里不及本率則增以
充之若敗賤之里多於本率則減而平之良役賤役咸用此
例○要之苟可以因其旧則因之為善必輕重相懸多小相
遼不得不改正者乃可增減損此益彼也○御保禁保均是
重役則雖東里純是御保西里純是禁保不害其為均也騎
兵歩兵均是良役則雖南里純是騎兵北里純是歩兵不害
其為均也皆倣此○凡損此益彼者目下有闕則遂令受去
者簽代目下無闕則姑留旧里待其身死或年滿自彰里簽
代○凡籍既成毎一里選上戸頭民五六人列書一冊受其
署名其約文曰本縣尺籍今既修正軍役大均民情悉平然

其中有損此益彼者日後若有喜事之民以此起訟不欲承受則尺籍毀矣尺籍毀則軍政乱軍政乱則吏奸售而生困矣專顧一里民之私計欲毀一邑之良法者乱民也亂民在所嚴懲當此之時其對訟之里頭民三四人將往訴巡營以圖照律凡今日署名之人咸遵此約無或違棄○乃以此意論報巡營其尺籍一件之當留縣官者請巡營踏印求久遵行○巡營踏印之籍回下之日謄爲三件一件留案上一件留學宮一件留留吏廳又令一里各謄其里之籍留之里中求久考驗今出式如此 尺籍本漢時記功之簿今沿借名

東山里尺籍

砲手保一根○本里流来旧役 甲子式金得三住東山丁卯式金得三住東山庚午式李得中住東山

砲手保一根○本里流来旧役 甲子式李起福住東山丁卯式崔同伊住南川庚午式朴老味住東山

禁米保一根○本里流来旧役 甲子式金億秋住東山丁卯式李卜男住東山辰戌年安福三松田庚午式金乙得住松田

御資保一根○南川里務来 甲子式金得云住南川丁卯式李春得住南川庚午式安有福住南川辛未年朴二才住東山

騎兵一根○松田里務来 甲子式李風得住松田丁卯式鄭有三住松田庚午式兆次甲住東山壬申年李夫億住東山

步兵一根〇支石里移來甲子式趙豪同住支石丁卯式尹基元住支石庚午式尹基元住支石日後尹基元之代當者自本里簽塡

諸役之根詳其本末皆倣此例

南川里尺籍卷末別錄

本里留應之役其開列如上例其移送他里者別書卷末

禁禾保一根〇本里流來今送于柳川甲子式許得孫住南川丁卯式許得孫南川庚午式彝李進住柳川壬申年許得孫住柳川〇此隸李主自本里帝役移去遞爲柳川之役

步兵一根〇本里流來今送于柳川甲子式李少男住南川丁卯式李少男住南川庚午式李火男住南川〇日後李火男之代當自柳川里簽塡

選武軍官一根〇本里流來今送于葛田甲子式崔命大住南川庚午式崔德

奉住南川壬申年權孟浻住南川。日
後權孟浻之代當自葛田里發塡

諸里尺籍其開列根委皆照此爲例　其或一根彼
此有訟者其階梯承接尤宜詳悉

尹判書師國爲谷山都護改修尺籍分授諸里里民奉爲至
寶油而藏之每有爭端持此就訟以決曲直間有奸民刀擦
點改訟官執他里之籍比哭查驗其跡立綻行之數十年民
以爲便○蓋尺籍分明則凡軍額有闕其括丁責代之弊止
於本里若尺籍不則侵及諸里以及諸鄕一邑騷擾如逢亂
離尺籍小民之利也吏胥之所不樂也
欲修尺籍先破契房而書院驛村豪户大墓諸凡逃役之數不

可不查括也

契房之弊已詳前篇(田賦條)今百姓之所苦未有甚於軍簽飢而不均不可曰良牧也凡契房村亦或有軍户此係契房以前流來之役未及盡移於他里者又或他里之民帶役移來者也其帶役移來因押本村者以充本章若猶未免以今年闕額之未代者移押本村求作本村之旣以充其章載之尺籍○書院保户本有定額其定額之外何得免簽(續大典云募八人鄉校四十名賜額書院二十名定額)然逋逮未甚惟一二户所蔭者今雖括出所得不多徒取士惡未足爲也○驛村投托最可增也凡驛吏驛卒之外宜並查括雖驛女驛婢之夫若其户主本非驛

屬並須打發簽定以充隣村之額一個半個不可恕也○豪户所庇其奴屬冝充束伍其良丁冝充良役若其所庇本不過一二户者不足查括故家遺裔今殘滅殆書不必自我手而摘之也惟鄉丞有權及士豪有財與吏朋奸自作逋藪者括之冝嚴○墓户本有定額見法典定額之外並須打發然所庇未多者不必等手

續大典曰京驛卒給三保又助役二名以同居族親定給外驛卒一保一丁兵典給保條○今驛村逃役者皆入驛保本縣簽役必受察訪移文以圖除免然法典既云保與助役必以同居親族定給則當查其族親與否若非族親彼固理曲雖係

族親不必輕免彼之保案或係猥雜不可準信逃役之民職當疊役不可恤也○凡諸邑給保例皆以同居族親充定見校法典給保典○邑有牧場者奸民逃役投托牧户與驛村同然牧子保丁其在法典但云同居族親中一人毋定他役已而豈可拓請民户以作逋藪乎牧官多係大臣私人守令不敢相抗然法例明白何可手而歟

收布之日牧宜親受委之下吏民費以倍錢有定數米亦乆弊惟布爲物有廣有狹有長有知短麤有細有厚有薄欲執其疵不患無辭故佳者見斥以錢代納其害大矣並詳上篇貢納之條當事者考焉○若棉絮大荒布

價刀踊而數百里外水路相通之地棉農大登其價相懸者
牧宜飭民間勿令納布官得銭數千両令吏校清慎者到彼
貿販以納公賦均分其價令民来納本銭亦大悪也○其京
營上納之日營門下屬横猾無憚年例之外又索彰賂谿壑
未充輒事作退又營門之吏與棉布市人（俗稱白未廛）或為兄弟
或為姻戚與之朋好邑布既退市布乃貿客地貿布必輸倍
價其勢然也市布既納邑布必（鄉吏無載布還邑之理）客地貴布必
受半價市人則賣受其倍買酬其半表裡獲利郷吏則買酬
其倍賣受其半表裡遭害事之寃枉莫此為甚下来之後其
表裡遭害及入情雜費皆攤徵枚民戸多者千両次者五百

豈不嗟哉而賂多此患收宜念此其須布軍布上去之日收宜自備錢數十兩以買珍着奇物抵書于三營門大將及兵曹一二軍色郎書曰今此去軍布我皆親受自尺量其品其度可以中納望垂恩親念申束下吏無使退斥俾民無害不勝幸甚將臣而官受此請托不能無飾皆得收納順且無事雖京裏周旋民未知恵而吏須以作可以無懲余在西邑恒用此法

僞

僞族譜盜買職牒圖免軍簽者不可以不懲也

軍簽為民苦毒百計謀免無不犯奸猾知其情罪誘之以非分乃竊貴族譜系執其無後之派接以非類之族換父易祖

以莒紹繒式稱功臣某相為八代祖式稱駙馬某尉為九代祖式稱敬順王後裔式稱文成公安裕直孫式稱江成君文益漸遺亂甚則偽接　璿系式稱孝寧大君為九代祖式稱廣平大君為八代祖　蓋宗班子孫有貧窮無賴者其家原有璿源譜略曾受例頒乃曰八卷之書雖受百兩之錢奸民買此真本乃校無後之派接以其祖之名橫其書法彷其刻法若非慧眼無以發奸牧之不錬者皆見璿源果係真本不復置疑即許除免蒙昧之罪何以詳矣忠勲府宗簿寺其書吏生理惟有據偽譜發嚴關以討潤筆之錢而已完文不知幾張關文不知幾道苟一查究都係偽譜所出其傷倫悖義

犯分蔑法未有甚於是者也余在西邑見凡持族譜來訴者
十無一眞適有百家小譜㩦在箱中以之與驗其奸郞綻露
以犯者如林不可盡誅但燒其書不究其罪觀察使李公義
駿知此弊極甚便飭守令使之提報知余不究督公報來不
得已以情重者一二人應之及到南方北風尤甚士族賤流
咸載名臣以圖上奏冀沾官祿又非無知小民謀免軍簽者
罪而已也必有嚴禁乃正風俗○選鄕文科出身者下自分
舘上至郞署其所得告身多者數十道少者十餘道身沒之
後子孫貧寒留其淸華之牒如掌令吏曹郞類以爲家寶其餘悉以
發賣賤隸同姓者咸以重價買此職牒一張之價或至百兩載之爲祖

改其戶籍乃其家傳軍役怨來訴官令納信文即職牒高擎
御印輝煌吏曼真的信之不短即許除免蒙昧之識何以
詳矣十式年戶籍十式年軍案泝以考之至于百年其根靡
不露矣○然偽譜偽牒皆由依法未善極斯爲濫得情則戚
哀之勿喜其軍役不除笞罰略施已足懲戢不必深治
上番軍裝送者一邑之巨弊也十分嚴察乃無民害
諸色軍番上之規并詳大典番上條當事者宜考焉○陞戶砲
手顧去者且其逕上一邑不過一二人吏屬頭不爲民弊惟
身手不合者或欲冒進是察是拒
騎兵御營軍禁衛軍番上之法大邑或徵五六十名小邑或

徵三四十名舊軍幾何彩翁每多每上營関到單吏踊躍歡喜會逢得意之秋思充無厭之慾一面媚事首吏一面管顧鄉甲等而任一面約束郎卒主而約之曰今日之事務在和協表裏相應因有不濟於是一名之翁侵及百家十名之逮擾居千家四境騷然如逢亂離甚者官於此事亦復罘顧官受賂十貫吏受百貫一石之鮑魚以亂全車范有釁咎歸之官賂官將奈何〇蓋此諸色之軍本多闕額雖非闕額或衰眠未除或老母臨年或身手殘攻或痼疾素嬰或賣行未還種種疵類不可殫述官出朱帖民有自活方言謂日白活呈聞其事情無可奈何但得許免官以公免吏以和德入庭之前先約享賂

出門之後責其如約郎債數百終賣一犢一夫既出一夫又
八首尾相續咸以賂免此其顯然侵擾者也力農之民家計
不貧百事纏繞必不可一日離家而胥無情弊可以訴官者
吏令郎卒密察來訪囊括數百挑為奇貨私遣郎卒微言恐
喝以索重賂民自恐之離家千里廢農一年官給資裝不可
防費往來消絕恰過萬錢與失萬錢寧失五千與其全破寧
受半害今小民之稍饒富者其家貲都不過萬錢於是以錢五貫丙五十防此大患
首吏軍吏各領二貫鄉甲郎卒各領五丙此恒例也家貲益
高者其率益增家貲小遜者其率小減一夫纔了一夫又羅
大網彌天一鱗不漏此其隱然侵擾者也敗如知此冗遇此

事宜㥄心竦身惘然不知所以為計思得一法以防其竇豈
能尸居而偶立任其胚膈之肆行哉知此者或尠矣四境譁
然囂如充耳是之謂豈不能將若之何
上營閱到即刻榜諭下民令勿浪費賂物　行縣令為榜諭
事御營軍五十番上關文到來矣每當上番之日其以影軍
代發作一銅穴鄉甲即卒其該軍吏表裏朋奸侵撓小民事
極未便本縣二十鄉風憲約正一併遞往俾勿犯罪番上了
事之後乃差其代二十鄉即卒一併拘留令勿出村如有潛
出者隨即捉報軍吏私遣人恐喝均勿驚動今年此事不由
於首吏不由於首座官家自有道理無或行賂枉損財物

同日傳令曰旧單無故時存者今將點考本里御營軍李同今月初五日曉頭卽爲来待以受官點如或做稱有故期會不進當有罪責　同日傳令曰今此御營軍上番雖似若役亦有小利保人有資裝之錢民庫有補給之物邑例或有或無其有私債不能以私力汲還者官當督報参互商度利息相半諸里頭民里正各以此意一一曉諭如有自願上番者今七日之内小邑限五日並令入庭面告若過此日雖欲上去已無及矣知此速圖俾無後悔又凡衆望所歸必不可免者民自量度亦知難免凡如是者若首先自願則其徵債等事當如其願若本不自願乃以官令捉来充數者徵債等事一不聽施須

知此意俾各入告自願者到然後其不足之數卽當選入事
期已迫呈大知委俾無稽緩如有一民追入官庭訴曰不聞
卽諸里頭民里正必有罪責其各惕念〇自願者早到其破
落無根不可以起送者罷之其取陳私債事理不直不可聽
拖者罷之惟其合遣者選取幾人敦定其數使各治裝乃其
不足之數枚是予議選
本額五十名其旧軍十五人自願者十人則該選二十五人
又有餘軍三名例至中路（廣候中點例在界首色）通共二十八名今當
選取〇收執砧基表選二十八里一邑之中惟繁盛敗冨之
村乃八此選〇乃枚二十八里嚴選上户每里六人（上族四人中族）

二人權差鄉網○牧乃下帖于鄉網曰今此御營軍上番本額
五十名餘軍三名合五十三名內十五人有旧軍十名以自
願者數定今惟二十八名方將遴上若委鄉甲必有奸弊故
權以六人箇為鄉網明日朝前六人齊會公議祥審遴取一
名單舉報來其八遴者雖欲不從若其所訴皆是私情不是
衆所共知應察之情則渠雖百訴官不聽施若其所言實係
難強或有老親或在衆服有或痼疾或適遠出不得不除免
者必有論責其各惕念必以移易不得者爲實執定俾無呑
吐噓吸之弊○後錄條件一本里御營保二十名必於此中
遴取其一名以保陞戶使之依法若無可合乃充他人○一

他人之中其兵砲手保軍餉保禁衛保東伍隊一應重役名
載軍都案上營磨勘之類別坳勿舉論惟本邑軍官諸庫募
入諸廳奉足及目補幼學投托校院一應間散之中遂取一
人俾無紛紜之弊○一民之強弱官已洞察若茹柔吐剛捨
富執貧使身手矮屢情勢悲憐之類橫入此遂入庭哀泣有
足感動者鄉網大入當受論責豈官家深信委任之本意哉
憐悶可耐官怨難當其各惕念○一自願之人既入款定者
雖係本里之人不可以此塞責必須別遂一人○一此事曠
日持久則轉生葛藤必校明日夕前星火來報道里遠者限再明
二十八里報狀齊到官乃發牌召到二十八名觀其身手問

其事情其無不可強之事則不可以狂務之心聽其悲辞以
思移動堅執二十五名與旧軍十五名自願者十名通共五
十名敦定如鐵石使之從速治装其可東可西者三人定為
餘軍使赴中點○自此以往除身死親死之外切勿移動則
去者之中雖有可移萬民安静無騷擾之患矣
番上日資装錢八兩四半各二兩狗史價一兩以此為資無所不
足但其旧軍之中有屢入京城熟知事例者衆推為假哺官
為五十名之將領既即其位乃發軍令每彩軍一名徵廰例
錢十八兩知面例二兩小小徵又過百錢有或違令縛之棍
之湊恵萬端此諸邑之通例也慶侯中點之日兵營軍吏討

錢索例彩軍所納不下五兩旣入京營門下屬討索錢例新軍所納營不下五兩而其餘皆假哨之官所私也彩軍三十名則錢之餘者三百餘兩隨手爛用歸有餘財不義之物不啻有實而彩軍之所破傷已不勝其冤酷矣軍中收斂本係梟示之律而京營兵營皆顧下屬不思禁戢所謂哨官藉此虐斂火無忌憚誠可惡也然諸邑色皆同無以獨禁宜即論報巡營嚴查中點及兵營雜費酌定其數使領去色吏告其實數掌其出納而所謂假哨官名色無敢僞署申明梟示之律使之知戢則一道之民咸蒙大惠不亦善乎 大抵千里上番之法本是非理故其流弊至此昔我 先大王深念鄉

營禁營軍利之不便已自　登極之初屢形　絲綸而在下之臣不能對揚体命因循至今此志士之深恨也並詳軍制考今姑略之

續大典云諸軍門將校及軍卒稱以免彩禮徵歛者從重決棍（外方將校軍官及軍卒杙者依諸軍門例論）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九

洌水　丁鏞編

練卒　兵典第二條

練卒者武備之要務也操演之法教旗之術也

茅元儀曰士不練則不可以陣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營不可以戰不可以專水火之利有馬不可馳有餉而徒以飽言武備者練為最要矣士不選則不可練選士然後行束伍之法須禁令之條然後教以進退之節使目練於旗耳練於金鼓百變自出而其耳目之所習者如一此可以稱節制之師矣練凡五等曰選士曰編伍曰懸令曰教旗曰教藝

○按今郡縣私操即所謂教旗之法也
茅元儀曰教旗者即居常操演之法也古之教戰即是此意
矣後世以其不可以時習故又為之制前漢常以九月會都
試課殿最東漢以立秋日肄兵習戰陣之儀唐宋以來皆用
仲冬之月
程伯子為晉城令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
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
李東稷為義州府尹待接夷人收支物貨中機但宜國家自
崇禎丁丑務講兵戎西鄙尤甚公卿置保伍課以肄技又因
蒐閱整其部轄以為緩急之須

趙啓遠爲水原府使軍額舊有三千丙子之亂故逋過半器
械亦多缺公括境内丁壯準舊額又增二千吏隊鍊藝悉成
精銃以至甲盾旗鼓弓劍火砲之屬無不備焉府之軍容與
訓局相將捴戎使到府閱武啓聞褒奬有賜馬之典

今之所謂鍊卒虛務也一曰束伍二曰別隊三曰吏奴隊四曰
水軍法既不具鍊亦無益應文而已不必擾也

爲國之法足食足兵食以養内兵以禦外國之大政在鍊卒
也然兵必有養先王養之以田後世養之以米雖其所養不
同無不養也將責出命必先厚生使斯民視八軍薄如登仕
籍爭頭攘臂恐見斥夫然後其兵可用也今之所謂束伍者

私奴賤種苟充其數黄童白叟雜編為伍氈笠如敗瓜之凹突戰服如乱縢之纏結百年古釼有柄而無刃三世破銃雖火面不敢然且隊伍久空人鬼相雜臨時雇入以應一日之役自立法之初裹敝如此非今乃然也南方曰別隊西路曰武學此所謂騎兵也設立之初官給一馬積久散亡百無一存每當操練之日雇馬四出疾足先得大者如騾小者如鼠酞儒所豢賃旅所牽咸稱軍馬提入縣庭騮馬曼裂且齒五算上呼下應名曰聚點視其鞍具無韂無鞊無鐙無縷蹇者廬者淄者雜乱蕭颯不忍正視瘡者雖使南冦北侵明日有警以此出戰萬無是理既然如此凡練率皆虛務也既知其

虛務惟應拱手闔眼應文備數而已豈可以枉發虛氣擔當
軍務愈欲一新修整惟使百姓困苦哉官一發虛氣吏已覘
顏色掀起百病發擾一場行伍欲充實服裝欲鮮好器械欲
銛利鞍馬欲填補雖焦脣頓足而畢竟都是詐僞惟軍吏是
肥耳為民牧者何苦為是

春秋軍點閱到收而諭鄉甲使各歸諭曰荐饑之餘民戶散
亡隊伍有闕不欲新簽凡有逃故咸自里中覓人起送如不
可得乃以實報俾即填代服裝有弊器械有缺咸自里中所
力幫助使各完備○軍點之日豫諭親校各有闕失咸庇無
發須且無事期勿煩擾

惟其旂鼓號令進止分合之法宜練習詳熟非欲教卒要使衔官列校習指規例

戚斷光紀效之書令爲兵家之五律令所行兵學指南其其撮要者也其砲號筅牌之等雖係後出者其金鼓進退之令部署分合之制皆自黄帝以来流傳之旧法不效此法則十箇五雙不可統領東城二十八窩其數雖少其分部設營使表東相應首尾相救則與二十八窩騎無以異也一人之威總領五人於是五人爲伍兩行爲隊置一人領之(即隊長)五隊爲一旂置一人使領之也(即旂總)五旂爲一哨置一人使領之(即哨官)五哨爲一司置一人使領之(即把總)五司爲一部置一人使

領之揔（即千揔）五部為一營置一人使領之將（即營將）五營為一軍置一大將以領之大將者五人之將也旗長隊長亦五人之將大將之職使五營將能無失其職而已自此以下部司哨官之長其為五人之將其例皆同知此然後以一身使四體以一體使五指骨節相維血脉相通此兵家之所以有部分也一人之聲能響數步十人之喧雷聲亦迷面面傳諭急機難趁金鼓砲號令之法枚是以生爲金鼓旗砲者唖人之形容也唖人不能言或以手指點或以物翻弄以形容吾心之所欲使人解聽金鼓旗砲所以形容此將心之所欲也將出一令必先放一砲者猶言汝等明聽吾將發令也砲聲一發萬

軍四首齊聽將壹大將乃建一旗或點或麾或偃或揮令有
約束知其意頗（幷拜兵學言）欽此欽遵或進或退或分或合惟將
意之所欲大將默無一言而萬軍明聽將令此兵家之所以
有號令也兵學所言千言萬語皆此而流一則部分二則號
令也若夫營疊排列之位是名陣法彈射擊刺之勢是名練
法陣法練法其詳王鳴鶴俞大猷茅元儀諸書非指南之所
能悉也總之束伍別隊之等朝聚暮散身與名殊春而教之
秋不更來如此之物教之何為惟是衙官列校長住官府平
居練習知其大義脫有警急或得其力所謂春秋官點其一
分得力之望惟此而已束芻為人難習此事及此數百人衆

會之日聊借其便使術官列校習此事不亦善乎

軍點之法一曰聚會一曰私習一曰操練其私習之日例使首校代為大將或以首丞為代將非也牧若知兵宜校私習亦自親行教以諸法牧若素昧宜飭首校使校前例應文之外備誠般號令其部署之法亦屢變其勢或以元央隊為雙行或以三才隊為三行或以五馬隊為五行或圜為之五營或播之為六花或變之為八陣要皆奇正相間首尾相絡或習渡水或習過險或習夜營或習堵截使術官列校必等及此聚會之日得習諸法不亦善乎○牧前期十日令術官能知兵學者預習指南納曰私習之日正操之日吾當校指南書中拈出

一題以發號令汝在中軍聞砲瞻旗能知此號為何令若諸號皆應當枚軍前即行賞賜在汝為榮若諸號多空當枚軍前即梘罰在汝為辱其各惕念

是日將臺舉號砲吹单哱囉立黄旗一面即知此號令係元央陣號令應之如法若舉號砲吹單哱囉立藍紅白大旗三面即知此號本係三才陣號令應之如法

又如暗令密傳木枝一軍皆泣密傳石塊一軍皆坐若此之類不必恒用死法也大將與諸侯約曰密傳雞卵則變為圓陣密傳方飯則變為方陣密傳蔥根即圍之三匝若此之類惟在臨時變通不必拘也〇每軍點有期先具角子二三張

鏃矢四五十臂韝三四枚以備賞賜是日衙官有明熟不錯者擧而賞之

吏奴之練最爲要務前期三日宜預習之

我邦軍制守令手下無一箇親兵所謂束伍別隊之等若有冦難守令皆領率赴鎭管受之納于鎭營（卽御將）歸以吏奴作隊爲哨與之守邑而已然則吏奴練習實爲要務而每見列邑練卒之日其餘力按簿呼名一應而退無所練習嘻笑指點自作戲矣此正他日棄城畔官魚駭鼠竄之張本也豈不寒心〇宜於束伍軍聚會之前別擇一日爲吏奴練習之期部分署排坐作進退一如軍法懸肅靜之牌嚴賞罰之

令無敢戲預使入教章則雖一時之政章無實效而軍法之嚴庶其知之矣

若年豐備弛　朝令無停以行習操則其充伍餙裝不得不致力

習操者年例也年年停止或數十年一行兵營吏校得聞此令歡欣踊躍室家相慶凡郡縣之軍或其隊伍有闕器械不俱服裝不完坐作不閑犒饋不豊則兵營吏校吹手覓疵撤起事端公兄推論索賂無厭谿壑不充葛藤轉生邑之逢乇收之恥也收宜知此前期查察必使隊伍之間無一兒弱輜火之列無一病身佩刀荷銃無一破缺鞴衣戰笠無一弊裂

馬不違蹇鞍不破壞又其衙官列校豪勤鮮明坐作進退咸
中敎章大哉長師士卒歡能使凡百儀文趨出列邑之上然
後乃可曰賢牧也須有財物乃能如此剝民取譽賢者不為
必官自出錢補其缺久然後下無怨讟上無嘖言為能舉其
職者矣

軍中收斂軍律至嚴私練公操宜察是弊
所謂旗總自稱將領入邑之夕別飭城隅私設坐起捉入諸
隊長查本隊之內新入之軍新入之禮知面之禮其錢數百
哨官旗牌官知而不禁如法盡收之後乃自訓廳討索禮錢
酒肉淋漓官欲嚴禁乃曰兵營長官索其前例不可不應然

兵營例贈其數不多且有所出其實憑籍為說皆歸本廳之
用而已△前期十三令五申約曰軍中收斂當用　烏示之
代限死嚴棍與者受者皆被重罰其約既嚴庶幾知戢然鰥
既之事猶不可知聚會之日三令五申至夕發遣侍童幼者
巷曲察閱坐用棍者執其贓物知其姓名使一童留守而一
童來告即令拿八決棍三五度又令付過事過之後如約嚴
治或其所犯至重者即刻除名軍籍如約嚴治代簽新軍使
充行伍負皷員矢巡于軍中懲一勵百不復犯矣○哨官旗
俾官亦苦役也鄉村饒户一八此逃納賂修禮百計圖免其
不免者服業多費廳禮軍禮其費倍之訓廳受賂受禮以辦

酒食以贈營校雖不可一切嚴禁其買差之外吞吐操縱暗起侵擾者宜嚴法峻禁○本邑私點之日兵營遣一軍校使之監察本邑衙官不得無禮必贈錢數十兩理所難禁

水軍之置於山郡本是謬例

巡察使李廷馣狀曰水軍宜在沿海而多在山郡文移催督濫徵價布流移他境侵及族隣職此之由臣之愚意商量諸鎮八番水軍之數與沿海陸軍換定要不出一日程內則慣於操舟緩急可用有變徵發必不後時而陸軍則分防陸路似為兩便急速定奪施行○備邊司啓曰水陸軍換定事當初本意則近海之民少有變警各總鄉井易於奔竄故以遠

地山郡之人定為水軍意似有在而山鄉遇民不習操舟一
朝驅之舟楫之地非徒易務而事敗齎資遠戍勞苦倍他項
日　大駕住在海州時問民疾苦一道之民皆以此為弊一
巨弊若以海邊之人定為水軍山郡之民換定陸軍則似為
兩便弊推移之際移易得意各備其願而已姑令監司先試
於本道兼察便否以啓何如　荅曰依啓○李建奄關曰水
軍世傳其役人皆謂賤役陸軍雖門閥之裔例定正軍保率
一朝遍定水卒之役驅之船不無其寃況一荷其役未免傳
子孫無窮之苦故在陣愁歎之報不可忍聞水軍可之人不
辨世族舉定賤役果為免之悶當此乱變之極水陸之軍各

赴戰陣那移換定之際亦有騷動之獘 兵馬使宣居怡移文曰水陸軍卒分屬各鎭方對賊壘此間那移換防便否十分商量回荅水軍使李舜臣狀曰換防重事水陸對敵不可輕易處置伏願朝廷更加詳量處置○案此萬曆丁酉倭寇時中外公移也（出忠武全書） 當時水陸之軍方臨陣對敵猝地換定其無害乎兵馬使水軍使皆不欲換定時勢固然也

經筵官宋時烈奏曰水軍最為良民怨入骨髓之役而其在山郡者事急則未及赴防常時雇立者皆是浮遊之徒豈肯臨亂而不逃乎在山郡者一切移為陸軍改定瀕海之民常時則使之屯田漁採以為生臨急則使之造船禦賊則悅之

者衆而緩急可用矣今之議者皆以爲山郡水軍不可揮罷
此蓋爲水使者所賴以爲資皆剝割山郡之軍含此則無以
應宰相名官之求索此朱子所以每論治兵而以正朝廷爲
言也○按倭寇既平終不復定故至是又有此奏
右議政閔點奏曰沿海有戰船諸邑能櫓軍非不充定而居
海邊者皆習於操船居山谷者不慣於騎船故每當水操雇
送浦民之慣水者以代其役若值急遽之時旧時雇立者必
遠避豈能替行其役乎皆今後則必以海邊之人充定能櫓
雖是海邊絕遠處所居之軍與海邊束伍軍相換充定緩急
可得力矣 上從矣○按當時雖許 允從實未嘗換定故

至於今日水軍猶在於山郡也

良役實統戎水軍四十八名鎮安水軍十七名長水水軍三十八名淳昌水軍六百九十五名山郡皆有水軍今畧舉一二○按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山居者不以魚鱉為禮澤居者不以麋鹿為禮宮者守內刖者守園秋官掌戮文用適其當萬物咸順今以山郡熫妨所畲之民使之出沒波濤操治帆檣其能動中機畲乎今海防無事所謂水軍歲出錢二兩輸之水營都無事矣此所以播置山郡無意損足然名不正則事不順及此無事之日使沿海之民帶水軍之及有寇警徵發惟意居臨急損益或以魚騷歔亂無以團束且其損益之議或欲換束伍

軍相換亦一弊也官匠保歲以二兩納于巡營樂工保歲以錢二兩納于京司選武軍官歲以錢二兩納于均廳若此之類播在於沿邑宜悉打發以充水軍計額相換歸之山邑何所礙乎若束伍之軍則雖沿海之邑所不可無豈可全汰此又其議之所以不行也○總之山沿換定非一縣之令所能變通並詳軍制考今姑略之

水操有令宜取水操程式逐日肄習俾無闕事

其隊伍之充補服裝之修飾私斂之審禁並照陸操諸法今不再論

修兵 兵典第三条

兵者兵兇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修兵者士臣之職也

郡縣皆有軍器庫中所藏一曰弓矢二曰槍刀三曰鳥銃四曰火藥鉛丸五曰旗幟六曰甲冑七曰鞬箙八曰銅銚俗名銅炉口九曰帳幕也小小雜物見枚重記其破傷者補之其缺久者塡之此守土者之職也雖然余意有不然者大凡天下之物不用則蠹不用則腐不用則鼠齧不用則黴生爲今坐升平之世歲費錢千萬作爲弓矢槍刀諸物藏于土庫未數日土濕蒸爲霧雨透爲獼蛀羽落鐵鏽柄朽綿繡渝變布帛壞

爛焔硝火薬皆霑溼失性火燃而銃不發弦弛而弓已折今年一新修補明年復成塵土脫有不幸不可以軍器庫所藏百用其一凡無益之費聖人惜之無實之事知者厭之雖上同督過御史論罪實無以誠心為此也古人修兵皆亢機密物先事見逃預設陰雨之備以待朝夕之變若朝野太平都無萬一之慮者修之待費財耳然則奈何銅千斤鑌鐵百錬者三四千斤黒角三四百斤牛戴牛者三四百斤鰾膠百斤箭竹篶竹榱榱木三四千枚（俗所云如斜木不知何木今姑名之）樺皮雉羽之屬五六十斤焔焇火薬之材未練者六七百斤硫黄砒黄磁粉硇砂松香瀝青等可以為神烟毒火之材一二百斤以此

諸物蔵之庫中不亦可乎四郊有警其兆先見當此之時一面打造一面和劑使鎚刃皆彩發於硼使筋角皆彩傳於膠使神烟毒火皆彩出於鍋不亦可乎凡實心為國者宜知此意随力自備以贖不修兵之罪庶幾無愧於内心也

申恪為巡安府使清慎為政修城浚壕多備軍器後李廷馣守巡安值壬辰倭冦得以全城恪之功也○李尚伋為巡安府使以為巡於頃歳能以孤城捍禦倭冦况今外憂方殷不可無陰雨之備大修戦具器械整緻方伯上其事 上嘉賜表裡

完原君李曼為江都留守公寛民力練戎卒務積儲治閑艦

請輸東萊銅鐵大鑄兵器

李判書溟爲北觀察使修器械治軍旅有壯砲別隊始

朴元度爲黃州判官當　肅廟初年兩西郡邑城壞而不敢

築兵頓而不敢礪諱言戰守四十餘年公密修戎械悉利事

聞特賜以褒

箭竹之移頒者月課大藥之分送者宜思法意謹其出納

大典曰每歲送箭竹于兩界咸鏡道則送嶺南東之竹平安道則送湖南湖西之大竹鄭

度使分給屬鎭所錄所箭數及將士所給之數具以給○按

一道所送不過數萬介且其竹性屈折車盤多不中用必自

備佳乃有用也

續大典曰三南海西銃藥丸月課米自常平廳句管剏設月課契貢物○島銃軍器寺受價製造藥丸本年則三軍門與貢人分半受價製造三軍門製造者仍置該軍門貢人製造者分送三南海西○通編云今則自守統兩廳句管分送各邑○撥月課火藥受來之日軍官邑吏路費人情雜費許多而一入庫中官不致察掌庫者即軍器監官偷賣私用無所限節或作爲贋物以充其額收宜月日點閱守其實數○欲勸課武藝者宜於公賜之外加貿數十斤以備賞賜

若朝令甚嚴以時修補未可已也

續大典曰各邑軍器節度使不時抽栍摘奸執頉守令論罪

○巡點時隨其執頃之多寡當該守令從輕重決棍論例状
聞○銃藥不藏官庫致有奸弊者鄉度使守令依犯越例照
斷○按鳥銃之美悪係于鐵箇鐵箇之裡其圓至均其路至
直然後有發必中若其圓不均其路不直雖有百銃無収用
矣本雖佳銃或鐵鋪而礙路或鐵鈐而礙路或雜用石九石
積刮鐵別生一線其路不直皆為病銃凡民間銃都入公庫
而公庫佳銃日病散民間盖病銃之價不過百錢佳銃之價
或至十兩掌庫者利其添價逐日偷賣點閱之日數夂雖合
冒子已脫將安用矣鐵箇例有刻字但其字數不多易於摹
刻宜增其字數並其刻字載於重記點閱之日並查刻字庶

予其弊少息也
續大典曰各邑鎮軍器別備者論賞○島鎮則并九号則并
傳備納然後以別備施行　舊軍器并修改無頉然後新備
施行　旧軍器並修改無頉然後新備者論賞○通編云各
道營邑不修旧件只爲新費則件數雖多不許加資以錫馬
論賞○按今所謂修補者或變妓免役憑籍軍器受其顧納
杻矢數百彌于數十依様畫葫以增虚簿或冨民饒户憑籍
軍器受其顧納竊其什七損其什三假作粉飾以欺人目或
憑籍旗桿代民園竹筭其千百載之京船賣作燈竿或憑籍
箭筈每一許縁受一雉羽或憑籍箭頭每一許縁受一雉尾

求之不得有党莫暴斯皆苟且非理之政不可為也官受雉
羽雉尾付之公庫掌庫者與市人謀以其所受付市人使之
發賣民欲捉緑不得不買一羽出一錢一尾五錢此其三脊
之弊何以異哉畢竟疑謗歸扵官長何莫悟矣
續大典曰軍器偷取者本曹啓稟梟示捕捉者論賞　案弓
銃鎗刀鉦鼓之等各以數爻多少上下其律火藥未滿百斤
者減死重棍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

丁鏞編

勸武 兵典第四条

東俗柔謹不喜武技所習惟射今亦不習勸武者今日之急務也

弓矢干戈皆太古之武技也吾東之俗不知干戈為何物惟以弓矢為技而製弓則筋薄而膠厚故始強而終軟冬強而夏軟晴強而雨軟活弛每脫雨消恒戾一射一焙一發一槃勞枚弛弦怯枚折角弓不可謂弓也造矢則剥皮爝膏不耐雨濕髖頭無鏃惟以賭戲所謂鐵鏃亦無尖鋒惟恐傷人不

鉄穿物通計國中之矣都是此物惟公庫所藏或有尖鋒不能萬一脫有冠警皆赤手無所執然且百餘年來武科之弊日增月加遂使通國之民無一人操弓以出者至于今日遂至極盡地頭每戍年鄉試試額二十五人（兩湖也嶺南三十人）分左右則十二人也其額之少也如此而乃舉子之來赴者極不過五六人無以充榜其五六人勒取試邑軍校虛名序次以充其數（凡科場輪設於諸邑其本非設場者謂之試邑）弊而至此亦可以思矣守令雖欲勸武何以勸矣

其弊之至於斯極者何也一曰擊逐二曰空花三曰徹布四曰萬科五曰無額此五者大亂之法也五亂不止而世無有

操弓而出者矣擊毬者何謂也式年增廣之規十技一講廣試諸藝與廷試萬科之苟取单技者不同故古者式年增廣出身者銓曹收用先於他科之出身而試塲多等全出遠射鐵箭木箭（俗謂之細箭）不得多等則卒無上第之理乃西北勁悍之士兩南奇材之客每於鐵箭木箭已占高第京城將家之子紈袴軟骨之類抵敵無術於是廣募無賴之類遂行擊毬之法凡遐士善射之人來赴會試者或同使於暗巷或惹鬧於酒肆或用六兩入箭打破轎軒閑諸骨此既盛黨彼本孤子何以敵矣流血狼籍病背終身遂不能赴試其或濡經者得入高第則頼以字號密告試官凡遐士多第者入於講席

七箇試官眴目相應吹毛覔疵必置落科其武句讀無錯文義亦通者七官相議六通一不以置落科讀法六通與不通相錯者置之落科所謂一不能六通乾隆庚戌以始官監試自是兹事矣射畫雜畫分至一百五六十分者又善於講經十技一講無一差誤者究屈此科嘔血以歸而紈袴軟骨之子咸登上第癸紘乘駿馬以出試門天下之至寃大痛者亦足以感傷和氣者未有甚於是者也此人歸家碎弓折箭戒子訓孫令勿習武鄉里來觀傳相告諭勿復習武此擧子之所以絶也〇空老者何也勢力之家雖萬科出身朝除夕遷南符北鄕十年之内遂達藩閫遐遠之人雖弍年出身左枳右塞槁項黃馘十世之業

破於旅店國俗賤武其武科而不能仕者尤在所賤世系有
此一累子孫不通三司於是武子訓孫令勿習武此學子之
所以絶也○徵布者何也近例武科出身其子婿弟侄咸載
軍籍名之曰有廳軍官每年徵布一疋（以錢則二兩）乃自兵曹查
考帳籍一兒一雉無或隱漏其或隱漏者軍吏括之討索無
靡發與不發納錢則一以此之故門中出一武科三族皆被
彼患本有軍役者今為疊輸本或無役者今為影罹夫科舉
者為其榮也求榮不得反遭當辱以此募民誰其應之武子
訓孫令勿習武此舉子之所以絶也○萬利者何也　國有
大慶以科錫喜中一箭者咸許出身或踰千人或至數千此

所謂萬科也科名既賤民不爲禮銓曹挾此棄之不録然且
一箭之中便可得志則能射者一第不能射者亦一第也工
拙掄分賢愚無別民其勸乎雖不習武容得此第武子訓孫
遂不習武此學子之所以絶也○無額者何也無論文武科
舉應有恒額吾東科舉惟以無額之故百弊屬生遂至大乱
武科赴舉者若自本縣試射試放其能中矩者方許赴試則
代射者絶矣今也一榜十八則十八皆代射一榜百八則百
八皆代射有錢者不知捨決而以年登科無錢者技埒由羿
而白首龍鍾使一國之人瞽目摑掌惟錢是謀而復有操弓
者乎武子訓孫令勿習武此學子之所以絶也五乱不止則

守令雖焉啓奬舌勸民習武而習者不可得矣牧之久任者或至六朞揣能如是者勸之而民勸矣

遴士之民以鄉任校任爲仕官以旬題月課爲科舉由是言之雖科規壞亂而爲民牧者勸課有法民必晉勸五年六年習俗漸成則其風流遠畢竟有補於　國家不可以科規之大隳而遂廢斯政也勸之奈何凡式年增廣之所用十技一講不必盡習惟廷試別試及兵營都試之所用收苟勸之必有肯者一曰鐵箭(郎六兩)二曰木箭三曰片箭四曰貫革五曰強弩六曰騎芻七曰鳥銃八曰武經(孫武等七書及兵學指南)以此八技遴士以習之可也(武曰鐵箭宜去之)

遴邑中武士不拘吏校閒良惟年未滿三十者乃可與遴外材不拘士族土族中下之族其惟自願者咸試其才可與入校者許錄其名或取二十人或取三十人武技者試必費時則不似文藝之易考多員則妨政事名之曰勸武廳○凡病代衆代諸法一依詞林生規式詳見課藝条一年十二扐春則立夏以前試五次秋冬則白露以後行七次暑月不可習武技畢試取其多貫者施之以賞○賞賜之物角弓鏃矢危箭韔箙箭筒南方多佳品臂韝之外扇子柧兒及武經七書兵學指南無所不可而武士異於文士榜出之日使以管絃導前以出又給酒肉之費使之就武廳行樂方好課藝勸武咸需財物文藝則學官無不有財鄙用則有

羨武技所費無從出矣西路武廳猶盛苟其首校豪民議其出處尚可得也南方危無措盡苟非官為之桔据無可謀也

彰羅金岩庚信之後也為淇江鎮頭上所至盡心撫字三務之餘教之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

李泰淵為平安監司以為本朝鄙夷西民西民因亦自畫不有以作興振發是棄西民也具以上聞　上甚喜之即遣重臣鄭知和別設大科得文臣四人武士四百人自是西土大悅皆思效死

強弩之張設發放不可不習

劉天和曰前代名將如漢取巷虞詡唐李靖郭子儀宋劉琦吳璘宗澤輩用強弩以破羌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強弩將軍之名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耳臣亦未遑是敢也近於陝西省城見有城樓旧題神臂弩數百張相傳者百餘年矣乃知先朝亦嘗制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從宜遵倣造成其制以濶厚強大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一百二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為三等慮入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矣取其利最遠而端可及三百步内外者乃為式其長均七寸五分其重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與弩桶復倣漢取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

縣竿處　射帚箭藥俾入馬中之無不立斃右處耶畏其箭
鏃後小鐵管心僅長分許入箭簳处内用漆膠外用竹絲以
夾縛之俾虜不能取以返射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
此足以勝之臣謬謂強弩為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
荊川武編云弩最為利器射堅及争險　守隘遏衝制突非
弩不克或者謂用弩不便於戰然非弩不便於戰乃為將者
不善於弩也善用弩者列為五層每層或三或五攢箭注射
射訖掣迴而張張訖挨次而射遞相輪翻絡而不絶右宜處
高臨下仍令弩手各帶腰刀一把賊若近前則跨弩而用刀
如此則長短得以相濟一教弩法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

立高搉手摑衫衿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著張張有潤挾左髀右髆還腸當心安箭高舉手敵遠則撞頭放箭敵近則平身敵右則右回身敵左則左回身敵在高高擎首敵在下低伏手發訖唱殺殺然後掣

若夫𨇾令坐作之法馳突擊速之勢須有隱憂乃可肄習太常刀君鎮楊州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個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三十軌作堂堂南北鄉袤八丈廣八丈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南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肄武南北鄉袤四丈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

晉陵張公知信州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地以宅屯駐之師除
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

應變 兵典 第五条

守令乃佩符之官機事多不虞之變應變之法不可不預講人品大小沒於器局器局淺狹者或墮膽於小事或動心於虛警遂使衆心騷擾或令聲喚叢集大人遇之蓋淡笑而處之耳須於平時歷觀前史取古人行事浸潤在心庶得臨事不懼處置得宜也

訛言之作或無根而自起或有機而將發收之應之也或靜而鎮之或默而察之

近年以來賦役煩重官吏肆虐民不聊生擧皆思乱妖言妄說東唱西和照法誅之民無一生然謗日収訛言八麥根謂

麥熟而農事日急則民不相往來訛言自息也若是者聽而
不聞靜而鎮之可也其或凶種逆孽失志惡國陰謀多亂者
必先動訛言以亂民志雍正戊申逆賊李麟佐等陰謀作亂
而丙午丁未之際訛言大起嘉慶壬申土賊洪景來等陰謀
作亂而庚午辛未之際訛言大起此皆已試之明驗也若是
者牧褻如先耳不以爲意其不爲清州之殺兵使嘉山之殺
郡守者鮮矣○凡遇如此之時牧宜於子姪親賓之中擇其
機警鎮密者使之周行近邑尋其苗脈窺其窩藪以圖應變
之方期可曰不溺其識若變起之日坐受鋒刃雖節烈無玷
而溺職之失固自如也朝廷每以成美之意褒其節烈略其

悊尨而食君之祿者不可但以節烈為報荅必於節烈之外炳幾察變先事設倫以之消亂萌而禍根絕方可曰盡其職也

張詠知益州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譊譊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汝歸縣訪市肆中歸明人（謂棄暗投明）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未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戮于市即日貼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壓勝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斯為變州民皆震

餓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
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
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遂誅之

凡掛書投書者或焚而滅之或默而察之
大明律曰凡造讖緯妖書妖 乃傳聞惑衆者皆斬○大典
曰匿名書雖係國事父子之間亦不得傳說如有傳說者累
日不燒者並依律論○寶鑑云 英宗乙亥三月逆賊尹志
在羅州日夜惡國使其子光哲交結羅州吏鄉為契募衆圖
不軌掛書于客舘以撓人心監司趙雲逵鉤得之以聞 上
鞫志等詞連諸賊誅竄有差○凡掛書投書若關係凶逆虜

有該機大者馳進營門面議于監司小者委進首吏首鄉密報監司其或邑人自相構陷或縣吏自相誣捏以逞私惡者即刻焚滅無敢傳播或其所言雖出私惡亦有實據關係非常者黙而察之探其苗脈○官吏相陷發其隱匿或言奸結偷食或言倉穀幻弄或言簽丁受賂或言騙取民財若此之類多係實狀非是虛誣宜密遣廉訪探其真贓以圖懲惡不可以投書者之肖險而遂爲之所覆也凡遭此事者必是首吏權吏朝夕昵近之人同列無敢直言有此密告從而匿之可乎○僧徒生長山中不知法例匿名投書謂可以殺人睚眦之怨輒有此事昔喚醒志安聚徒千人以講佛經被誣謫

濟州以死蓮潭有一聚徒數百以講佛經被誣入昌平獄歲
死僅生尼遇此事宜詗捕兇人拖以反坐之律不可枉生疑
惑以困無辜也僧人謀叛理所必無不足疑也
薛簡肅公奎師蜀民有偽蜀時中書郎者夜以錦囊掛西門
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萬計皆洶洶出異語而且觀公所為奎
願主吏藏之略不敢視民乃止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若大校貪虐匿名書反告變尚寬
焚之曰忘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隸他營
魏國淵遷魏郡太守有投書誹謗者操疾之欲必知其主淵
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

旣在都輦而少學問者乃逐年次數人令就師臨遣分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併受兼吏因請使作箋注方其書與校書人同手取攝授問具得情理後沃昏

宋王安禮知開封府時或投書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稍恐安禮不為然數日有旨根治搜驗驗以富家事皆無跡因問曽與誰仇對曰數月前有鬻狀馬生者有為所貸而弗與頗積惡言杖是密以他事挾馬生至對款取匿名書較無小異訊鞫引伏

凡有變乱宜勿驚動靜思啟趣以應其變
床虞則嘗宴軍而甲伏庫火久則作樂飲酒不輟火須火熄
或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若
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朴翊衛璘為平康縣令值壬辰倭寇時李芝峰睟光以從事
官道過平康方賊衝突奔命靡定而瞯朴公之貌閒頫如平
日李公心異之後作墓誌錄此語
權眹以 今上壬申為延安府使時嘉山賊洪景來方據險
不出兩土泓泓前守詡吏校奴隸圍守公署晝夜不休甚苦
之暖至罷圍守洞開城門若平日部民大悅

咸土俗獷悍謀殺官長或執而誅之或靜鎮之炳幾折奸不可
膠也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
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如營諭之曰
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
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

薛簡肅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
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斬却民間以
為神斷

程文簡琳守益州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

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来監
軍去而告者卒不敢来公亦有聞
守安忠知易州治尚簡靜嘗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聞者
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痛擒之可
也入服其量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為變者
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密令入分捕有頃皆擒
至几遂劇飲達朝入皆服之猶戴花劉吏
薛顔知杭州方燕門壯士結集謀害官吏公談笑自若密諭
兵官捕首領送獄中坐客不知也

丁監司彦横為彰溪縣令是時縣吏作乱圍弃其令矢石以脅之令累日在圍中僅脫走　朝廷擇丁以代之公到縣捕其為首者誅之餘不問鄉中列書乱者多封納之公不開見會官吏焚之人心遂安　新溪谷山遂安之間士俗獷悍官政未善輒謀作乱乾隆中年士族據遂安彦真山僅僅勦捕數十年前谷山之民以軍布重斂千人齊訴聲言作乱以逐官長其後十餘年累有乱民逐其都護按覈御史按其事誅李大成韓梃一等四十餘人散配者數百人皆由官長炳幾不明至是耳治此之法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以鎮安民心而已不可以誅殺為主也

又凡官政未善吏心懷惡者登山叱辱謂之山呼凡遭此變者最難善處若自思其政之貪虐不足有法以致此則宜即色舉以免大辱若因東吏徵逋抑強均賦以致此者則宜確然不動束之益嚴持之益堅又或別出奇計執得犯人行罪勿赦

韓魏公鎮北門時朝城令杖一守把兵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公使前問汝罵官長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有禁兵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和平略不變色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

強盜流賊相聚爲亂或諭以降之或誘以擒之

漢張綱為廣陵太守（時順帝）時土賊張嬰寇乱楊徐閒綱單車
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
書遺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座譬之曰前後二
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忿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
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
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楊兖豫大兵雲
合身首横分血祀且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泣下曰荒
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
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
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

子弟欲為吏者皆引白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

高麗尹威廉察南原府府境有賊哺聚黨與屯山自固威单騎入府諭以禍福賊感泣聽命於是誅首惡者餘皆放闔境晏然

王守仁為南贛巡撫御史南贛地多山險易為巣穴南安横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漳州浰頭等寨有賊首池大鬢等於是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皆乱兵部尚書王瓊知守仁才薦用之守仁遂兵勦襲諸賊次第討平守仁至横水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守仁未至賊巣三十里駐兵夜募郷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令各執一旗賞銃砲出

間道攀崖上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之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險奪發其滾水礌石守仁率兵進十八面隆賊方憑險敵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銃如雷燗焰漲天守仁麾兵進逼之大驚失措謂賊官已盡得其巢穴遂棄險走賊退無所歸大奔潰遂破横水大巢○横水既破浰頭賊池大鬢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亦降即願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為内應守仁知之令從别哨遠其歸路乃陰使人分白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詢其情得之各授方略遣之歸密集兵衆俟平桶岡後報師期反桶岡平大鬢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牛酒見賊

嚴為備詭語使者曰龍川彭氏鄭至高盧珂欲謀殺掩襲故非盧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移檄臨川庶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鬢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鬢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至高陳英者龍川已招彭氏也仍領旧部三千餘眾時諸縣民皆為大鬢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謀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鬢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兵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昊鬢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係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入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眾以候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壯士下令橫水桶岡訖

平浰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
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琦被係故遣使令大鬚勿撤
備以防琦黨掩襲大鬚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親說仲安
令自來取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況使盧珂等
言無所入大鬚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
觀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
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至大鬚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浰
頭搽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
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大鬚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
形又覘知珂等係獄意益安遂入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

乃夜釋珂等使道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鬚等幾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大鬚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同搗賊巣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置搗下浰大巣諸路兵皆令入三浰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捉出禦官軍為三衝犄角進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巣

謝子襄知處州叛卒吳米拠山谷為為乱朝廷發兵討之一軍汹汹子襄力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掩捕之獲其魁餘黨解散

萬觀知嚴州府東出七里灘有漁舟數百艇時剽行旅觀編
十舟為一甲令畫地巡警不匝月盜屛跡
黃處信為平康縣令有尹豊立者挾左道聚黨數百入八隣
縣破官廨竊軍械公選勇敢士授之方略捕得正法無何夜
有大光民間訛言豊立黨至胥騷欲乱公乃不為動乃走
朴東善為藍浦縣監詗知賊李分鶴潛襲洪州亟邀水使崔
湖同討湖曰我潛水軍何如陸冦也公力爭乃從同赴洪州
與牧使洪可臣合兵乘城以待之賊至城下咋不能入見勢
窮自潰去其黨斬分鶴降實公先備之力也
閔汝儉為郭山郡守勸為武備甞與守宰約曰吾輩當此兮

事同受守禦之命早晩兼障我移一步則公斬我公移一步則我亦然矣李逵以副元帥巡到嚴飭其褊裨使不敢侵擾侵反獨不擾召盖知公非振人也
土賊既平人心疑懼宜推誠示信以安反側李守一為北道節度使先時乱民鞠景仁等謀執王子以附賊事定人人自疑及誅潛渡水以投北湖公慰諭懐綏期月之間物情大安